

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 起义卷

目 录

起 义

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	邓慕韩	3
庚子惠州之役	邹 鲁	12
丙午萍醴起义记	陈春生	19
增补丙午萍醴起义记	陈春生	48
庚戌广东新军举义记	徐维扬 编 邓慕韩 订	52
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报告书	黄 兴 胡汉民	63
镇南关起义回忆录	梁烈亚	74
钦军解散及滇桂军务报告书	胡汉民	89
四川诸役	邹 鲁	95
川人自保之商榷书		108
四川讨满洲檄	望 帝	113
四川保路同志会简章		124
四川革命书	相 如	126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	向楚 遗稿	132
上孙中山先生述革命计划书	黄 兴	153
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 难之著述	熊秉坤	158

义 烈

沈 苾	黄中黄	195
论沈苾惨死事	《浙江潮》	215
意见书	吴 樾	219
暗杀时代	吴 樾	224
戊申熊成基安庆起义记	陈春生	242
熊成基谋杀载洵始末记	陈春生	246
熊成基谋杀载洵	邹 鲁	249
熊烈士供词	钱兆湘 笺注	252
汪兆铭黄复生谋炸清摄政王	冯自由	256
美法院审询革命党庠佐治刺载洵案		273
与篁溪书述狱中事	章炳麟	280
上海苏报案纪事	吴稚晖	282
陈天华投海	曹亚伯	288
丁未安庆徐锡麟之役	冯自由	294
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	故宫档案馆	311

响 应

辛亥湖南光复的回忆	阎幼甫	337
辛亥起义及督赣时期	李烈钧	354
辛亥革命前后山西起义纪实	王用宾	362
滇省光复始末记	蔡 锷	370
东三省革命纪事	郭孝成	375
辛亥革命回忆录	张奚若	384
陇右光复记	黄 钺	407
伊犁辛亥革命史	沈翹翔	415
辛亥宁波光复的回忆	魏伯桢	420

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	萧子有	435
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和广西北伐军	黄绍竑	447
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	王葆真	458
海军辛亥革命纪实	张恽伯	481
丰镇民军日志	曾厚章 遗稿	495

起 义

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

邓慕韩

导 言

乙未广州之革命，不独为孙中山先生实行革命之开始，实为有清光宣以来颠覆满洲政府之先河。事虽未成，然以是时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竟能有此掀天揭地之举，且预备方略，布置完密，后来诸役仿照而行，有不能不佩服孙先生当日之苦心经营惨淡也，故详纪之。

起 源

吾粤于宋有崖门山之痛史，于明有流花桥之遗冢，近有洪杨崛起，其所闻所见皆足以使粤人惊心动魄，而起种族兴亡之感。且有以反清复明相号召之三合会，二百余年潜伏各地，一触即发。时有香山（现改名中山县）翠亨孙文，原名德明，号逸仙，其后居留日本时易名中山樵，故人以中山先生称之，诞生时距太平天国灭亡未远，其遗老义士，往事传谈，增人感触。适有甲申（清光绪十年，

西历一八八五年）安南之役，战争结果，割地以和，凡属血气，莫不冲冠。孙先生以为彻底救国，非革命不足以自存。由是以颠覆清廷为己任，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习医于广州博济医学校，翌年转入西医学校（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每于课余，日以提倡排满为事。与里人陆皓东（归善，现改名惠阳县）、郑士良、新会陈少白诸公深相结纳。迨毕业，先后在澳门、广州设有中西药局、东西药房，阳则悬壶济世，实则从事革命之联络。如是数年，门径既通，端倪略备，然以为革命非在一隅，必全国底定，方克告成，故须调查各省情形，然后方能着手，遂往游平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未几中日战起，孙先生以为千载一时，乃急为革命之进行。

立 党

太平洋中之夏威夷群岛，华人称之为檀香山，侨于斯者约四万，为孙先生少时旧游之地。其兄眉，字德彰，号寿屏，在夏威夷群岛中之茂宜埠经营畜牧垂二十年，所业发达，有牛千头，他物称是，土人尊之为茂宜王。孙先生既急欲举义，乃径往檀岛，以光复号召。不图是时侨民风气未开，人心闭塞，运动数月，赞成者仍属寥寥。孙先生以为革命乃重大之事，须立志牺牲，非寻常会社署名附和者可比，必须郑重宣誓，矢信矢忠，有始有卒。爰组织一兴中会，团结众志，其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其宣言及章程十条多见于各书，从略。虽为秘密团体，然手号口号均事简单，不若洪门之繁碎。所有入会仪式，极为文明，只举一左手，当众宣读誓词而已。又非如白莲、八卦、天理、哥老、三合诸会党崇奉神权，举行种种拜跪诘问也。当时加入该会者为李昌、何宽、刘祥、李禄、钟木贤、钟以、谢万欢、李润贵、李光辉、邹德明、何早、陈南、李杞、侯艾泉、梁亨、黄华恢、邓荫南、刘青、刘卓、曹彩、黄亮、郑金、程蔚南、宋居仁等。其第

一次会议假座于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寓所，会议结果，举孙先生为会长、黄华恢为司库、李昌等为董事，会所设于华人消防所二楼，可容数百人。并募集举义军债，规定成功之日，十元偿百，百元偿千，计出力最大者为李昌，输财最巨者为邓荫南、孙寿屏，盖人倾家相助，款项有着。清兵又屡为日本所败，高丽失，旅顺陷，平津岌岌可危。宋跃如函促孙先生归国，先生乃与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李杞、何早、陈南及欧美技师将校数人等首途返粤。

筹 备

乙未孟春，船抵香港，孙先生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黄咏觞、杨衢云、谢缵泰诸人策划进行。旋组织干部于士丹顿街十三号，名曰乾亨行（此名为黄咏觞所命，以为奉行天命，其道乃亨，黄氏之父系香港议政局议员，为人慷慨好施，且信之笃，捐助军费甚巨），以为筹商之所。时有香港议政局员何启，为毕业英国法律之老前辈，深痛恨满清政治之腐败，当思改革，每将政见在中西报纸发表，名重一时，因为地位故，不欲公然列名党籍，只允暗助，然所有重大建设计划，如开议院、立学校、筑铁路、广航务、举百业、设警察、整军备、理财政、兴报馆等多出其手。《德臣西报》记者黎德（Thomas H. Raid）、《士蔑西报》记者邓勤（Chesney Danean）力任宣传，常在该二报攻击清廷不遗余力。当时所拟之英文对外宣言，亦由黎德及英人高文（T. Cowen）起草，由何修订。所有各事多由邓荫南、杨衢云、黄咏觞、陈少白主持。其后乾亨行因外间知者渐众，自行取消。广州方面，则在城内双门底（现改名永汉路）王家巷王氏书舍设立机关，表面以研究农学掩人耳目，故以农学会为名，又名云冈别墅。一时官绅冠盖往来，绝不疑及此为革命总机关也，而实则借此秘密联络会党军队。孙先生除亲往北江香山等处接洽发动者外，且时往来粤港之间，惨淡经营已逾半载。孙先生自主持农学会机关外，另在咸虾栏组织一机关，由陆皓东常驻于此，

筹备既妥，乃定发难。

布 置

初，孙先生之谋克复广州也，其计划以发难之人贵精不贵多，人多则倚赖而莫敢先，且易泄漏，事败多由于此。当太平天国时，刘丽川以七人取上海，今广州防兵之众，城垣之大，虽不可与上海同日而语，然以只有敢死者百人奋勇首义，则事便可济。盖是时广州之重要衙署不外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水提等六七处，虽为军事机关，第承平日久，兵驻左右，有名无实，绝不防卫，只有衙役数人把守而已。孙先生拟以五人为一队，佩足长短枪械及炸弹，进攻一署，直入署后官眷之房，将其长官或诛或执，如是全城已无发号施令之人，尚恐有城外兵队闻变入援，则择最重要之街道，如双门底、惠爱街二处，伏于店铺两旁，以宝坳掩护，伺其来突发枪掷弹击之，援兵不知虚实，突遭迎头痛击，必不敢前。犹虑其由横街小巷经过，则预先将此等道路轰炸，则两旁铺屋倾塌，粤垣街道阔仅数尺，铺砌白石，投以炸弹即易爆炸，砖瓦堆塞，援兵必不能过，担任握守重要街道之敢死队须二三十人便足，西门、归德门二处城楼则以二三十人占领，以延城外响应者入，围攻旗界又以一二十人，与进攻衙署任务已完之队分头放火为号，且壮声势，如此则大事成矣。孙先生以此计划与同志商，多以为人少力薄，偶有蹉跎，同归于尽，冒险太甚，赞成者只得三数人。孙先生以同意者少，乃将内起外应之计改为分道攻城之策焉。计定，分头前往民团、会党接洽，其慕义而起者有顺德二路、香山一路、北江一路，届时会齐于羊城。然人数既众，驻地难觅，可虑者一；埋城之后，其有以举事告知亲友戒备者，则顷刻全城遍知，消息既漏，事败随之，可虑者二；且城市骤增数千新面之人，令人惊骇，当时虽未有警察之设，然防营亦有缉捕之权，倘被其先行发手，则事全败，可虑者三。孙先生为策万全计，以粤俗崇敬祖先，重阳之日举行省墓，名乡大族，

其子孙千数百人，不惜远道结队雇船，大书某族省墓灯笼，齐赴广州而拜祭祖坟焉。是日新来之人虽众，而兵役无疑及之者，爰利用是日，命各路队伍限九月八日乔作省墓，用船运至珠江，停泊河面，固可省觅地驻扎，又免军士上岸泄漏消息，但河流湍漫，风雨骤至，则舟行迟滞，延误师期，故特调常传之轮船数艘前往拖带，犹恐轮机损坏，有一二路及期未至，则兵力单薄，难以制胜。然粤城附近有一龙眼洞，其乡民勇猛善战，派人运动即允响应，此路遵陆而行，俄顷可至，不虞迟滞。但虑广州富甲华夏，街道繁华，触目皆是，干戈既逞，队伍中保无有黠者，谗知巨肆大厦情形，乘机抢掠，如是不独妨害军机，惊扰闾阎，抑见轻外人，实为革命军前途一大障碍。孙先生计虑及此，拟将省内所部各路担任占领各重要机关及旗界，省垣底定则调守要隘及徇未克各地，另在香港招募不谙广州语言及情形之潮人三千，来省保护各街道，定期初八晚分乘各夜船入粤，兵力既厚，益以义愤，理无不克。然是时粤垣统计八旗绿营及各种营勇尚有数千，万一出而抗拒，兵刃既接，死伤自然不少，乃运动军纪素严而善战之安勇一部，督轅亲军什长胡凤璋（原名广顺）等亦有通，届时反正。省河兵舰中之最巨者为镇涛、安澜二舰，镇涛管带（现称舰长，孙文学说有志成章误作统领）为党人程奎光（香山人程璧光之胞弟）自然响应，其余小舰不成问题，海陆军既有附从，即有反抗亦无能为。至于军械，除各路自携赴战外，另在香港购买长短枪支混作货物，先行附寄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转交各处，又在河南洲头嘴组织一制造炸弹处，制成不少。由美国化学师奇列所制革命军旗，则照陆皓东所拟青天白日旗制成多面。发难时以红带为标识，口号定为“除暴安民”，至咸虾栏一机关则专为接洽各部及贮藏军械之所。布置已定，乃派刘裕统率北江一路，陈锦胜统率顺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统率香山一路，麦某（佚其名）统率龙眼洞一路，杨衢云统率香港一路，吴子才则担任潮汕方面响应，以牵制岭东清兵。各路依期会齐，集中粤垣候命。北江一路刘裕在英德出发时为安勇管带刘居德所害，所部数百人亦散，届时只有琶江一小部到省。初九早，香港各夜船黎明抵步，其队伍纷纷上陆

(并将所附军械七箱取出)，与北江、顺德、香山各路会合，由东、南、西三方面进城，龙眼洞一部由北门入城，早晨各城门既启，各部冲锋直进，如入无人之境，自无难事。各城门非得上峰令不得擅闭，是时又无电话，各衙署仓卒无由知变。纵或街坊闻变，将街闸关闭，然已预备洋斧炸弹劈炸，亦不足阻。如此筹划周详，未有不成功之理，詎知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

失 败

先是党人以广州布置停妥，应举定一总统，当时未有总统名词，只称伯理玺天德，以总絜一切，发号施令。乃于八月廿二日（一说九月初），举行会议讨论此事，届时金议此次一切运动成自孙先生一人之手，总统重位，非伊异人，当自然属诸先生身上，当场一致通过。遂向孙先生握手道贺。孙先生既获选，拟即往广州行事，不再到香港，将香港方面之军械、财政、军队尽交杨衢云负责管理。不意杨衢云既握有此权，逾日对孙先生说：“在广州既负此军事重责，又兼任总统，未免太劳，不如将总统地位让我，俟大局平定再行交回。”孙先生忽闻杨言，知事情中变，乃与郑士良、陈少白密商。士良听毕大怒，以此等人怀私害公，非去之不可，本人自往对付以绝后患。少白谓：“革命未成，先起内讧，最为危险，吾人在省发难，事成则大权在我，再行推举总统亦无问题，如失败则无论何人做总统并无关系。”孙先生以少白之说为然。是晚重开会议，把名义上总统让与衢云。翌日，即返广州办理一切。衢云既以要挟得总统名义，乃在港先编一小队，名为总统卫队。是时定章凡领队之人，除先发饷项外，另给以时表一枚，借知时刻；手枪一支，以资护卫。衢云对于卫队各人与领队同一待遇，各人领得手枪后在僻静之铜锣湾一带将其试验，领队所领有良有窳，而卫队所领，则尽精良。领队各人以衢云立心太偏，要求更换，否则初八晚不带兵士落船上省。詎届时衢云不能将枪改换，故各领队竟不允许。然是时孙先生在广州

不知此中情形，所调各路队伍均已如期到齐，集中候命，海陆军亦预备响应，专候香港一路到来，即行举事。初九天尚未明，军队首领、民团首领、会党首领抖擞精神纷到总机关讨取命令口号，注意港船入口，诘抵步时，毫无影子，各路大为诧异。未几，孙先生匆匆至，将杨衢云发来电文谓港部须改迟二日方能出发，与众人商量，少白谓期届而事不能举，风声自必泄漏，况迟二日港部未知能否到来，改期发动一定失败，不如暂将各部解散，俟机而起。孙先生以为然，遂将款项分给各部打发回去，一面电知衢云，止港部勿上，以待后命。由是经年筹划，尽付洪涛。

有朱淇号篆荪者，本清诸生，后慕义加入兴中会，颇为努力，乃得参与机会。其兄湘，号颢生，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岁入以万计。自初九日举义不成，朱湘恐为其弟淇株连，乃迫弟淇将党中秘密说出，使局勇代为自首于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不特可以保全功名富贵，且可将功赎罪。先是香港总督以吴子才等运动队伍入粤起事，微有所闻，恐于英国商务有不利，而议政局议员韦玉（号宝山，香山人）承办闹姓赌博，亦恐战事发生大受损失，将所谓电知粤督谭钟麟，请其戒备，谭以电文未有指明何人所为，无从办理，李家焯亦得诸道路所传孙文起事，以职责所关，稟知谭钟麟。谭以孙文时为教会中人，无举义凭据，万一办理错误，被其反噬，着李家焯不可卤莽从事，故李家焯于初九日只派人监视孙先生行动，不敢逮捕。迨得朱淇将党中秘密自首，遂再稟报谭钟麟，谭以既探得实事，派李家焯率千总邓惠良往双门底王氏书舍及咸虾栏张公馆二处逮捕陆皓东等五人。

杨衢云接孙先生电止进兵，本应遵照办理，然以军械七箱已经下船，是日为星期日，港例不能起货，违者处罚，恐罚时所藏军械泄露，故以初十晚仍使朱贵全、丘泗带数百人附保安轮入粤。翌晨登岸，领队朱贵全、丘泗及兵士四十余人被李家焯预早派队捕去，其后登岸者见先登者被捕，尽将符号毁去得免。使衢云当日得电将军械即行起回，虽违例起货所罚几何，即恐泄露被累亦可弃之，何必明知所部到省时无人响应断送同党于清吏之手，况衢云不亲督率

以求一逞，使人而代，用意殊不可解。总之，杨若能于初八晚率队上省，则初九晨即能发难，而无初十日陆皓东等五人被捕之事，更无十一日朱、丘等四十余人被捕之事。杨之所以贻误军情者，实由于握有孙先生所交给的香港军械、财政、军队各权后，生覬觐总统之心，既得有总统名义，遂另编卫队，所发枪械又有所偏，致带队者不允上省，铸成大错。杨以争权一念之私，致陷革命垂成之局，实为失败最重要之原因。陆皓东、朱贵全、丘泗三烈士既被捕后，旋于九月二十一日遇害。镇涛舰管带程奎光亦为清吏查悉，将其扣留查办，幸为同袍四营将力保得以不死，暂留南海县拘所，延至戊戌（清光绪二十四年，西历一八八八年）病死狱中。坊间各书所载在营务处受军棍六百死，不实。其余被通缉者十余人。

脱 险

事既失败，李家焯派人到香港、澳门各轮船码头严密搜查，伺孙先生落船时拘捕。时铁路未设，三水江门又未通商，无轮船往港，只广州有船开往香港、澳门而已，严密守此，孙先生何能远遁。然孙先生早已计及，于初十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云：三日尚在城内系误记）竟乘常备小轮，由广州经顺德至香山之唐家湾，船行时司机以不谙水道有难色，孙先生曰：“去！吾助汝。”盖孙先生平日对于粤省地理河道深浅留心研究，自信航线无误也。当事败孙先生未离广州时，李家焯派人侦查其住址行踪，至其所寓之河南岐与里街口，有一舆夫在，问孙医生是否居此，舆夫以来者非善类，知非好意，且受孙先生惠，谎言此间只有尹医生，并无孙医生，侦者乃去。初九日为黄毓初牧师燕会，孙先生与区凤墀赴宴，道中觅见李家焯派来之探勇，凤墀诧曰：“何今日所遇营勇之多耶？”孙先生曰：“此来侦吾之踪也。”凤墀曰：“何故？”孙先生曰：“道路皆云孙文举事，汝未知耶？”李部探勇以未得捕人命，又为孙先生所识出，相望而去。然孙先生谈笑自若，旁若无人，亦可见孙先生胆

略过人也。孙先生船抵唐家湾后，转乘坐肩輿赴澳门，再搭船往香港。时郑士良、邓荫南、陈少白诸公已经先行到港，彼此会面后，共商后事。但香港能否居留为第一要着，必先定，方能着手。孙先生乃往英国顾问律师达尼师（Mr. Denies）处，问以政治犯能否居留此地，律师谓此事在香港是初见，政府能否容留，未有一定，视港督之意如何办理，但宜先行离开为妙，免致被其驱逐为佳。孙先生乃与士良、少白二人乘日本邮船广岛丸赴横滨。

是役史实均根据孙中山先生所谈，及当日亲与其事诸同志所述编成。复经陈少白先生审核。

慕韩附识

选自《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庚子惠州之役

邹 鲁

民国纪元前十二年（庚子）闰八月十五日，举义惠州。先是总理命史坚如入长江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而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庚子五月，总理由日本经港。不得上岸，即约同志会商于船中，预备在惠州举事，并交二万元为用费。适清廷有排外之举，假义和团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有八国联军之祸。总理以有机可乘，加以助菲律宾独立之事失败，菲律宾委员以利用军械之事许总理。总理乃命郑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广州，招集同志以谋响应。筹备将竣，总理乃与外国军官由星加坡绕道至香港，希冀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不图中途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视。当时日本同志，坚决主张乘夜暗上龙山，疾入内地，出广东省城，为迅雷不及掩耳之举动。总理以为此直投肉于饥虎耳，力阻之。总理已不能上岸，乃将惠州发动之责，委之郑士良，而命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留香港为之接济。总理则折回日本，转向上海。上海因唐才常在汉口谋举义事戒严，乃复折回长崎，转渡台湾，拟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助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乃飭民政长官后藤，与总理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总理于是扩充原有计划就地加聘军官，一面令士良即日发动，并改原定计划，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多集党众，以候

总理来，乃进行攻取。

士良先后受总理命，集党众于三洲田之山寨。总理在外计划数月，山寨有壮士六百人，因乏粮，寄食同志之家，仅留八十人守山寨。惟近村之民，因迷途误入寨中者悉留之，以防泄漏，乡村之民，见其入而不见其出，风说因之而起。皆曰：“三洲田山寨中，人马数万，将谋反。”一时谣传，倾动全粤。清两广总督闻之，派水师提督何长清，率虎门防军四千进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领惠州府城防军，由淡水入镇隆，以塞三洲田之出路。清兵闻党军众，不敢进。然吾军声势虽大，而实力则弱，敌人苟以数千兵直捣山寨，山寨危矣！三洲田壮士，既深知敌情，决其不敢骤迫，又以天险可恃，不欲离山寨，因请于总理，谓若能以子弹送于广东某地，先期示约，一气突出而取之，可操胜算。时总理在台湾，正与其总督商妥接济事，乃命即行举义，直抵厦门，即有接济。一面命宫崎等电约菲律宾志士，将从前所购三百万发子弹，急运至厦门。总理令未至山寨，而何长清已移其前队二百人，驻沙湾，将进横冈，以取三洲田。吾军侦知之，用先发制人计，于闰八月十五日率壮士八十人，乘夜袭沙湾，杀敌四十人，得洋枪四十余杆，弹丸数箱而回，军势大振。黎明，乘胜追击，直迫新安城，适郑士良衔总理命，中止进军，留五百人于山寨，余则率向厦门出发，然仓卒之间，仅得壮士六百人，枪三百余杆，欲达厦门，嫌力过薄，乃号召平山、龙冈二处，募得兵士千余人，无军械者代以戈矛，直向镇隆前进。清副将杜凤梧将兵出佛子坳，扼险以迎吾军。吾军持矛者居先，持洋枪者分左右两队，匍匐上山，至敌兵之两翼，而夹击之。敌大惊溃，吾军乘胜追之，杀伤甚众，生擒杜凤梧以下数十人，夺洋枪七百余杆，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头，士气益奋。士良又严禁兵士掠夺，沿途居民，咸箪食壶浆以迎，有志之士，来投者日以数十百计，一时兵士增至五六千人。适同志有自惠州来者，谓当博罗城未起义时，清兵相继而来，已至五六千人之多，总兵刘邦盛、马维骥、莫善积统之。郑润材、刘永福，亦不日至。若敌兵聚齐，当有二万之众。士良知众寡不敌，迫不及待，率队向永湖进，途中遇敌，且战且前，夜抵永湖